

夜上海

金子

金子◎著

我站在一边，

看风云变幻、

怒浪狂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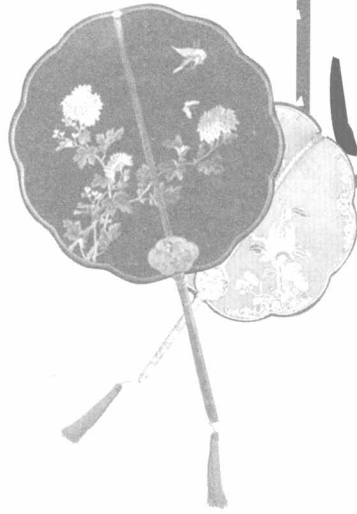
自以为无欲无求，
却仍躲不过这命运的一切。



朝華出版社

夜上海

金子



朝華出版社

金子◎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上海/金子著. —北京:朝华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 - 7 - 5054 - 1785 - 4

I. 夜… II. 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3394 号

夜上海

作 者 金 子

出 版 人 郭林祥

策划编辑 王 磊 侯 开

责任编辑 李 磊

特约编辑 吴 燕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68433141 (编辑部)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31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1785 - 4

定 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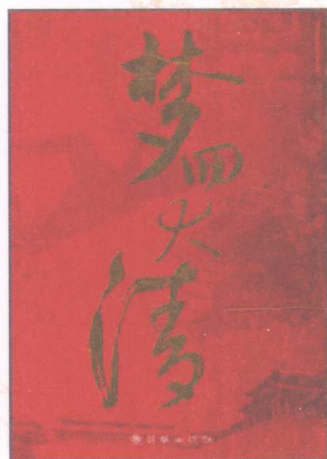


金子，一个爱做梦的女孩，貌不出众，技不压人，唯求一生平顺喜乐。著有畅销小说《梦回大清》、《梦回大清（终结篇）》，引领2006年、2007年国内女性流行阅读热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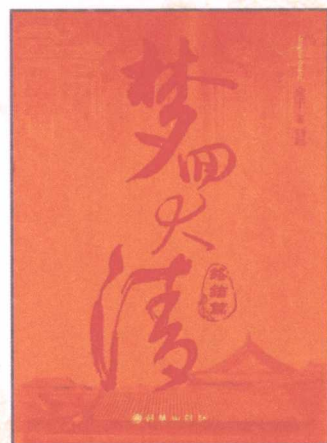


门子书局
Tel: 010-64822426

策划编辑：王磊
责任编辑：李磊
特约编辑：吴燕
侯开



《梦回大清》



《梦回大清 (终结篇)》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目

录

- 第一章 老家 /1
- 第二章 省城 /8
- 第三章 男人 /16
- 第四章 名分 /22
- 第五章 流浪 /33
- 第六章 旅途 /43
- 第七章 光头 /50
- 第八章 错过 /56
- 第九章 等候 /63
- 第十章 他和他 /70
- 第十一章 他和她 /79
- 第十二章 再会 /85
- 第十三章 云起（一） /93
- 第十四章 云起（二） /102
- 第十五章 云起（三） /109

目
录

- 第十六章 伤疤 /118
- 第十七章 初学 /129
- 第十八章 学堂 /139
- 第十九章 惊艳(上) /149
- 第二十章 惊艳(下) /158
- 第二十一章 重逢 /172
- 第二十二章 交心(上) /185
- 第二十三章 交心(下) /199
- 第二十四章 天算 /212
- 第二十五章 梦碎 /227
- 第二十六章 心迹 /240
- 第二十七章 爱与恨(上) /251
- 第二十八章 爱与恨(下) /266
- 第二十九章 同心 /279

老家

第一章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听见隔壁房里张嬷嬷凄惨的叫声：“怎么会这样呀？我的小姐呀……”



“一个竹子，一个猜，两个竹子，两个猜……”一群小女孩正在土道边玩着竹节，虽是简单不过的游戏，可人人的脸上都激动得红润润的，唧唧喳喳的清脆笑声不时响起……

一个小女孩安静地站在一旁，说远不远，脸上只是淡淡的，可眼里的热情却挡不住地溢出来。“啊，秀娥，你又输了，快拿来，拿来！”不远处，一个个子略高的小女孩猛地冲上前去，想从另一个小孩手里抢东西，却不想那孩子个头虽小，却凶悍得很，护着手里的东西，竟将冲过来的女孩推了个跟头。

“哇”的一声，高个儿的女孩哭了出来，其他的孩子忙围了上去安慰她。叫秀娥的矮个儿女孩却随意地擦擦脸，转身向一旁站着的小女孩走去，“喂，你又站在这儿发什么愣？干吗不一起玩？”

那小女孩微微一笑，从衣襟里掏出手绢来递给秀娥。秀娥接过去胡乱擦了

擦，伸手拿起放在一旁的猪草篮子，伸手拽住那小女孩儿，“走吧。”

“赵秀娥，你这个讨厌鬼，等我告诉你娘去。”身后那高个儿的女孩子已站起身来，推开身边的其他孩子，指着秀娥大声喊叫。

秀娥眉头一皱，停下脚步，转身怒视着那女孩儿，弯腰就想放下篮子冲过去，可手臂一紧，扭头看去，却是那安静的小女孩拉住了她，指指快要下山的夕阳。

秀娥扁扁嘴，抬头冲高个儿女孩喊道：“王玉娇，不怕挨打，你就去告！”说完抬头挺胸地拉起身边的女孩就走，也不管后面如何叫嚣。

小溪流淌，树叶沙沙，或白或紫的无名野花儿开得遍地都是。两个孩子开开心心地在田间阡陌中走着，你推推我，我又挤挤你，摘朵野花，又捋片树叶儿，不知有多开心。这世外桃源似的情景，竟像幅画儿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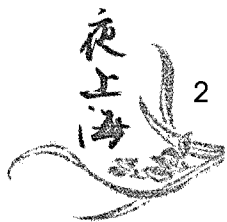
转过了一个小林子，一幢白墙黑瓦围着的大屋现了出来。两个孩子加快脚步，绕了半圈儿，来到一个角门，秀娥上去轻轻叩了叩门。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孔探了出来。那人低头看是秀娥，笑了出来，“你这小丫头，又跑哪里去疯了？你娘正找你找得紧呢。”接着伸手一拍她的头，“还不快去！”秀娥一吐舌头，忙闪了进去，里面的老头这才看见身后的小女孩，“呦，表小姐也在，定是被那丫头拉了出去，快进去歇歇。大热的天，小心身子。”小女孩笑着点点头，抬脚进去。

走在阴冷的小路上，地上都是青苔，有些滑，小女孩仍旧不紧不慢地走着。两边都种满了翠竹，随风摇曳，一股清香慢慢地溢出来，她不禁停住了脚步，闭上眼，静静地感受着。

“你这丫头在这儿做什么？”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有些冷厉的声音。小女孩一哆嗦，回身低下头，轻声叫道：“姨娘。”声音竟是分外清越，极其悦耳。“哼。”一个身影慢慢地靠了过来，高高的身量，金棕色的大对襟袄，同色的裙子。她的脸色有些苍白，细细的眉眼，薄薄的唇，额上围着黑色的围额，两个金坠子在耳边轻轻摇晃。

一股子怨气由内而外地发出来，小女孩不禁倒退了一步。“快去帮你二姐收拾，找了你半天，竟在这儿晃荡，嗯？”“是。”女孩儿点点头，连忙回身走了。



刚拐过一座假山石，就听身后有人说：“太太，真不知道老爷是怎样想的，二太太就是个没生儿子的妾，竟把她家的亲戚又接了来，还让她小姐，又让她管您叫姨娘，她哪里配呀？”

大太太淡淡说了句：“秦嬷嬷，别说了，这是老爷决定的事儿。”“是。”两个人的声音越来越远，靠在假山后的小女孩静静地站了会儿，就转身走了。可大太太那怨恨的声音，却在耳边萦绕不去。

徐家老爷很有钱，这房子很大，周围上千亩田地都是徐家的，更不用提那些染坊、酒坊……而我不过是一个来投靠的穷亲戚。这家的二太太还在世时，我家的一个下人就带着还不到三岁的我来投奔。其实也是三服以外的表亲，可二太太心好，又想着我和她女儿也是个伴儿，就求老爷收留了我。

听伺候二太太的张嬷嬷说，老爷见了我，端详了会儿就说我是个福难并重的人。旁人听着觉得不好，以为是不能留我，谁知道徐老爷竟要下人们对我以小姐相称。

带我来的林叔，现在已经不在了，死于肺病。他之前老是咳嗽，在我快十岁那年，终是熬不住地去了。临终前，他悄悄地把一个翠坠儿给我戴上，说这是我认亲的表记。我那时才知道，原来我只是和爹娘失散了，并非没有亲人。

可林叔也说不清当时到底出了什么事儿，那时他也刚去我家不久，我家的管家是他的堂兄弟，本想混口饭吃，没想到最后竟是他带我逃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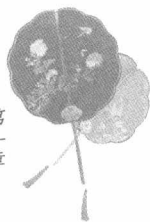
他只知道我家是书香门第，家里人都很好。他只见过我爹两次，说是个温文尔雅的年轻人，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

看着林叔说话困难的样子，我也没法再多问些什么。过了一晚，他就撒手去了，老爷赏了几块大洋发送了。

那时二太太患了痰症，也不行了，勉强挣扎了一个月，还是满眼泪水地去了。表姐哭得不行，而徐老爷还是那个样子，只是让人风风光光地发送了她。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去陪表姐的时候，无意间看见老爷坐在二太太常坐的榻上，抚摸着那滑滑的丝枕，我才知道，原来他也是痛的。老爷扭头见我站在一旁，凝视了我一会儿，就挥手让我下去了。

我从没告诉过别人那晚我所见到的，只是从此以后，见了老爷，我叫他的那声“姨父”却是真诚了许多。



我的亲人一个个都消失了，现在就只剩下……“清朗——”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我从记忆中抬起头来，回首望去，一个明艳丽人正向我走来，她就是我现在仅剩的亲人，我的表姐——丹青。

我今年已经十二岁了，表姐比我大五岁。按说十七岁的姑娘在这里早就嫁了人，可因为徐丹青是庶出，大太太根本不提，老爷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就这么一年年地耽误下来。

二太太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可大太太却生了两个儿子。徐老爷家虽世代经商，可他却是个读过许多书的人。大太太是商人之女，识得几个字，却不像二太太那样是个才女。我这个远房姨娘画得一手好画，徐老爷最喜国画，所以当初生了表姐，老爷才给她取名叫丹青。

大少爷徐墨染今年二十三岁，按说是要继承家业的，可惜似乎只继承了他爹娘的阴沉，却没什么大智慧。二少爷徐墨阳今年二十岁，正在燕京大学堂读大学，好像是西洋文学。极聪明的一个人，但总是跟老爷对着干。出去上学后，因为受了什么新思想教育，每次回来更是和老爷话不投机半句多。相比较起来，大太太更疼大少爷。二少爷和大少爷感情不太亲，但是他和丹青的感情极好，所以对我也很好，只是他外出上学，不常得见就是了。

最小的是二小姐，也只比丹青小半岁而已。那时二太太正怀孕，服侍她的张嬷嬷说，是老爷喝醉了酒，才让大太太的丫头玉莲得了益。玉莲也就是现在的三太太，她原是大太太的贴身丫头。张嬷嬷就是秀娥的娘，原是二太太带来的丫头，后来嫁了老爷手下的一个坊主，却还是忠心耿耿地照顾二太太、丹青，还有我。

虽说大太太好像面上对二小姐更好，可每次三太太见了大太太，都像猫避鼠似的小心奉承着，总觉得她似乎过得也不好，而徐老爷也是十天半个月不登她的门。更重要的是，从我到徐家以来，似乎也从未见他去过太太的屋子。

转眼间，丹青已来到我跟前，一身浅粉的绣花旗袍，是仿照上海最时髦的样式。她未语先笑，样子像极了二太太，我不禁一恍。“小丫头，你这是干什么去了？一天没见你，不是又被秀娥那丫头带出去了吧？”我微微一笑，“姐姐，我正要去二小姐那儿呢。”



丹青淡淡地一撇嘴，“别去了，早就走了，她那性子有了热闹哪里还等得了。”说完牵着我的手，“走，张嬷嬷做了好多点心，就等你了，凉了就不好吃了。”

姐姐的手又细又温暖，我暗暗地使力握住这双从小为我遮风挡雨的手。我们笑着回房时，就看见张嬷嬷正揪着秀娥的耳朵，用力地拧，见了我们才放手。秀娥一溜烟儿地就不见了，任她老娘在后面扯着脖子喊。

丹青每天晚饭前都要静坐，为二太太祈冥福，这时我们都会退出去，让她一人清静。

因为今天出去玩的事，张嬷嬷也说了我好一会儿，但她说到最后还是都怪在自己女儿头上。我微笑着听，一言不发。最后张嬷嬷帮我捋了捋辫子，看看我，又叹息一声。

不知道是不是从小就寄人篱下的关系，我是个极其敏感的孩子，似乎总能看到别人在想些什么，也有着同龄孩子所没有的克制。克制，这个词儿是墨阳用来形容我的，他说见了我，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可说实在的，我自己都还不明白呢。记得那时墨阳摸着我的头笑，说等我再大几岁就明白了。那时我八岁。

慢慢地走回到自己的小屋，小屋就在竹林的一角。二太太是极喜静的，就要了这偏僻的院落。小屋干干净净的，除了床、衣柜，就是一张书案靠在窗边。屋子都是我自己收拾，所以没人知道床下塞满了书。

人人都知道我识字，却没人知道老爷从我四岁起就教我《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而这些是从他知道我过目不忘开始的。二太太喜爱作画，自己的女儿却不喜欢，所以她把一腔抱负都教给了我。我虽没有人生阅历，不会画大山大水，可一手工笔，每每姨娘见了都万分感叹地说，天分。

丹青素来不喜作画，却天生极善音律，不论箫笛管笙，都吹得如泣如诉。我经常帮她抄乐谱，听她演奏。丹青闲来无事时，也总喜欢教我两手。我不懂得拒绝，只是想讨她欢喜，就真的下了些工夫去学。直到有一天，她叫我与她合奏一曲，我吹箫，她吹笛。一曲终了，一旁的墨阳愣愣的，连张嬷嬷都听呆了，丹青怔怔地盯着我。直到墨阳说了句什么笑话，大家一笑，丹青也淡然自若地和墨阳说笑。我心里感觉怪怪的，从此再也没当着丹青的面摆弄过乐器，她也从没问过，可待我还是一样的好。那年我十岁。



我不知道徐家的人是否都好为人师，墨阳也是如此，尤其在他出去上学之后，每每回来都定要拉着我说个不停。丹青和张嬷都笑着说，仿佛我倒是他的亲妹子一样。

拜伦、雪莱、泰戈尔、弗洛伊德……一大堆外国人的名字都传进了我的耳朵里。这样的理论，那样的诗词，甚至还有一种极其奇怪的语言，墨阳也教我讲，既不像家乡话，也不是门口老王说的山东话。我很慎重地问墨阳，这就是广东话吗？墨阳当时正在喝茶，一口就喷了出来，咳嗽得要命，可偏还要大笑。丹青对我说他疯了，不要理他。过了两天，墨阳拿了本书来，上面的汉字我认得，书皮上写着“英吉利语编”，我这才知道墨阳教我的是外国话。就这样，墨阳就像填鸭一样，不停地向我灌输这些东西，无论我多么白痴地看着他。

拜天生的好记性所赐，这些我根本就不懂的东西竟也牢牢地占据了 my 脑海，直到有一天弄明白，这些人虽长着花花绿绿的头发、花花绿绿的眼睛，可和我们一样，还是要吃饭、要上茅厕的，我这才有些感兴趣：原来他们都是人。

慢慢地知道除了北平、上海这些大城市，远方还有别的国家，有好多奇妙的东西存在。我突然羡慕得不得了，对墨阳说，我也要出去转转。墨阳当时笑得前仰后合，他说那样的话，我也是个巾幗豪杰了。我不懂，却也憧憬着那一天的到来，去看那花花绿绿的世界。这一年，我十二岁了。

这就是我的生活，似乎明里除了丹青，大家都对我淡淡的，但实际上又人人和我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记得曾问过墨阳，为什么老对我说这些，他笑着说，你是个善解人意的小丫头，又有种能够抚慰别人伤痛的能力。

可惜，我还是不懂，但我也不会去不休地追问，只是自己暗暗地思考，也许这就是墨阳所说的克制吧。我不禁偷笑了出来，看来我长大了呢，下次见面一定要告诉墨阳这点。

吃过晚饭，我和丹青回到了她的房间。刚才好像是因为大少爷几天都没回来的缘故，大太太一脸的晦气，不停地找别人的麻烦，要不是老爷重重地放下碗筷，不知她还要闹多久。

当时我勉强扒了几口饭，见丹青给我做眼色，就和她一同告退了出来。反

正晚饭前点心吃得不少，回来再吃些水果，也就不会饿了。

张嬷嬷在教秀娥纳鞋底子，秀娥笨手笨脚的，不停地被她娘戳脑门子。丹青坐在榻上和我闲谈，说是墨阳曾说过有一种西洋乐器叫钢琴，她感兴趣得很，说是想叫老爷弄一架来给她。

我静静地坐在一旁听，低头绣着一幅手帕。这是张嬷嬷教我的，丹青从不屑学这些，我却觉得这也是个玩意儿，就让张嬷嬷教了我，把它作为消遣。

屋子里一片温馨，淡淡的笑容浮在我的眉梢眼角，丹青和墨阳都说我开心的笑容很美，只是不多，虽说我似乎总在笑着。

“哗啦”，好像有人踢到了放在外面的水盆儿，吓了大家一跳。张嬷嬷正想站起身，出门去看看，帘子一掀，一个人影闪了进来。

仔细一看，却是管家吴嬷嬷，脸上有些慌张。丹青站起身来，还未及开口，吴嬷嬷已开口说：“大小姐，老爷太太叫你过去呢。”丹青一怔，“吴嬷嬷，出什么事儿了吗？”吴嬷嬷犹豫地看了丹青一眼，张嬷嬷已走上前去，“哎哟，吴姐，什么事儿呀，也值得你这么慌里慌张的？”

吴嬷嬷苦笑了一下，对丹青说：“大少爷出事儿了，详细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扣在省城了。您快过去吧。”丹青一皱眉头，看了我们一眼，“走吧。”说完跟着吴嬷嬷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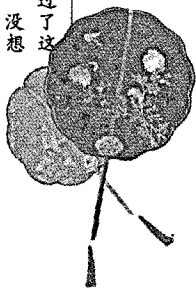
看着张嬷嬷娘儿俩有些慌张的样子，我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直直地坐在椅子上，心里突突乱跳，又是那种感觉，林叔走的那天是这样，二太太也是，那今天……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听见隔壁房里张嬷嬷凄惨的叫声：“怎么会这样呀？我的小姐呀……”



省城

第二章

那时的吴督军也没再说什么，过了些日子，老爷也觉得没什么了，没想到那姓吴的等的就是这一天。



我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其实这些年来也没太多的衣服，虽然二太太对我很好，每次做新衣都想着我，可我向来都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丹青唧唧喳喳的，所以到最后也就只做了那么几件。别人都以为我天生素淡，不喜欢这个，其实我只是不知道怎样开口而已。

大少爷做生意犯了事儿，被省城的一个督军抓了个正着，详细的情况张嬷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和军队的后勤装备有关。大少爷和一个日本商人合伙在里面做了手脚，那小鬼子见出了事儿，两脚抹油，溜回了满洲里。督军拿他也没办法，因为那里已是日本人的天下了。

大少爷却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听说是在一家妓院里，被那帮当兵的赤条条地拉到了督军衙门，几鞭子下去，就什么都招了。虽说他和那个日本人暗中吃下的钱大部分都已被那家伙以做更大的生意为名拿去了，可督军府不管这

一套，逮着谁那就谁倒霉了。

徐家商号在省城里自是有人的，连夜去打点，才让大少爷少受了些罪，又塞了些钱给那里的一个主办文书。那个主办文书私底下说，这罪怎么判，全看督军大人的意思了。要往重了说，判个叛国罪都是说得通的，竟敢和日本商人勾结了在军需上动手脚。往轻了说，也是个诈骗，不过大部分的罪都推给那个跑了的日本人。他又暗示说这事儿得找督军大人身边的何副官才好办。

商号主管得了这个信儿，一边给徐老爷这边报信儿，一边儿去督军府找那位何副官疏通。偏生来报信儿的这个后生在路上碰上了劫道的，被人打得一瘸一拐，强撑着到徐家时，第二个报信的已经到了。徐家就在这样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打懵了。

那督军不要钱，不要物，只要一个人——丹青。丹青前两年曾随着老爷、太太去过省城，给前任督军的老母贺寿，那时现在的这个姓吴的督军还只是前任督军手下的一个旅长。当时丹青十五岁，如桃蕊初绽，一曲碧落吹完，无人不叫好。回来听二太太说，要不是老太太的孙子还小，丹青就成了督军的儿媳妇了。当时太太还一肚子不乐意，可谁知道丹青的一切已落入了现在这个督军——吴孟举的眼中。

现在才知道，这姓吴的督军曾暗示过徐老爷，他想娶丹青，但老爷又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去做妾？就轻巧婉转地把话给挡了回去。那时的吴督军也没再说什么，过了这些日子，老爷也觉得没什么了，没想到那姓吴的等的就是这一天。

丹青回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就回床上躺着去了。秀娥悄悄地对我说，丹青脸上有好大的巴掌印儿。张嬷嬷只是坐在一边哭，边哭边骂，上到老天，下到大少爷。她心疼她的宝贝小姐怎么会这么命苦，又说没娘的孩子就是没人疼。

我站在一旁，断断续续地从管家嬷嬷嘴里听到了这些事儿。吴嬷嬷送丹青回来，就一直没走。她不好意思去看丹青，又不能走，只好站到一旁安慰张嬷嬷，可眼睛不停地瞟着里屋。想来这是大太太的意思，怕丹青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寻短见倒也没什么，可她的宝贝儿子还攥在吴督军的手里，丹青现在就是她儿子的命。

看着满脸鼻涕眼泪的张嬷嬷、无可奈何的吴嬷嬷、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的秀



娥，我悄悄转身进了丹青的睡房。

屋里暗沉沉的，一股压抑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打了个哆嗦，轻巧地走到了丹青的床前，在床沿坐下。

丹青大大的眸子睁着，似乎穿过了帐顶，看向未知的地方。眼睛红肿，看来是大哭过一场，可现在里面却干涸得像古井一样，毫无生气。脸上的红印仍未消去，已经肿了起来，在丹青清丽的面孔上显得狰狞。

我慢慢伸出手，想握住丹青的手，刚碰到她的指尖，丹青就猛地缩了回去。我毫不气馁，一次次地试着，终于被我紧紧地握住了。丹青的手凉如寒冰，我的也好不到哪儿去，可两只冰凉的手握在一起，渐渐地竟暖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我觉得手心有些出汗了，想抽出手来好拿手绢来擦一擦，可却被丹青握得紧紧的。

我抬眼看去，丹青不知什么时候已掉转了眼光望着我，苦涩的眼里隐隐有了些悲哀，是那样的无奈，那样的愤怒，那样的仇恨……我心里有很多话，却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只能定定地与丹青对视，希望她能明白我的心意。

丹青突然用力握紧了我的手，都有些疼了，我却不由自主地向她点了点头。潜意识里知道丹青似乎在向我要个承诺，而这又是我此时仅能给的，我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丹青竟微笑了，可接着眼光一冷，我这才发现身后有些动静，回头去看，是徐老爷。

我给老爷行礼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屋子，开始归置行李。丹青虽然没说，可我就明白她一定会带上我的。她并不知道徐老爷私底下对我很好，一来不想留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这儿面对大太太，二来我是她娘家唯一的亲人了，就算去了督军府，也好有个依靠。

我叠着手里的衣服，心里只是可惜这些书是带不去了。勉强拿了几本装上，不想带太多的东西去督军府，那样太招眼。

东西不多，一会儿就收拾好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本《英吉利语编》放进了包袱。我四面环顾了一下这简单至极的房子，心里也没什么可留恋的，只是墨阳在窗边教我读书的情景闪现了一下。

我下意识地用手摩挲着怀里的翠坠儿，对自己未知的生活倒也不太担心，

